

最美的花朵

王志兰

立春日。北京国家体育馆(鸟巢)。有一朵最美的花儿,在春风里徐徐绽放。它就是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其浪漫,其唯美,令世人震惊。

第24届冬奥会在二十四节气的倒计时中拉开帷幕。雨水、惊蛰、春分……二十四节气的中英文名称在天坛、长城、中国壮美山水和人文景观映衬下依次呈现。每一个节气都与一句经典诗词相配,巧妙融合最具中国味道。最后停留在立春那一刻,宣告着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开始,设计巧妙,画面唯美,生动展现中国的秀美河山与传统文化。尔后,表演者组成蓬勃小草,“鸟巢”上空呈现绿色中英文烟花字幕“立春(spring)”,还有一棵烟花迎客松,让无数观众为之惊艳。普通群众手手相传国旗入场的环节让人们为之流泪,科技杰作“破冰成环”寓意深刻,《歌唱祖国》音乐响起,中国红走出中国精彩。一朵朵写

着各国代表团名称的小雪花融合成一朵巨大的雪花,大雪花成为了主火炬台……开幕式的每一个环节与细节都是创新。专属中国元素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讲述了一朵雪花的故事,盛大壮观的中华文化之花华美盛开。唯美而浪漫的冬奥会开幕式,开在春风里,是2022年最美的花朵。

“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汗水,洒遍了牺牲的血雨。”比赛场上,运动员们奋力拼搏的精彩场景,是最美的拼搏之花。一次次滑动,一次次跳跃,都是挑战生命的极限;一场场比赛,一块块奖牌,都是挥洒汗水的拼搏。在赛场上,你很容易被感动,被震撼,你会为运动员们所展现的力与美而惊叹,为他们倾尽全力奋勇一搏的绝美瞬间而受到鼓舞,也会为他们失误流泪的画面而扼腕叹息……在奥运赛场上,运动员们

勇于挑战、超越自我,秉承着“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浸润着血雨的拼搏之花朵绽放,这就是体育的魅力吧!掌声为每一次拼搏响起,一朵朵为体育而执着而拼搏之花绽放,让我们为之振奋,为之流泪。

体育有直抵人心的力量,体育运动所展现的运动之美、拼搏之美、人性之美,就是开在这个春天里的绚烂花朵。

北京冬奥会,是一朵最美的花朵,它在春风里开放了;北京冬奥会,绚烂辉煌,它是春天里最美的色彩。这个春天,奥运会浪漫开幕,冬奥赛事热播,体育健儿奋力拼搏,人们对于冬季体育运动的热情,对于伟大中国的热爱之情更加真挚而浓郁。中国的春天因为冬奥会而温暖,中国大地因为拼搏而春意盎然,春光明媚、春色满园。

红色

李建华

小时候,我喜欢红色
喜欢喜庆场合中的红鸡蛋
喜欢铁锅里抖动的红烧肉
喜欢拜年时草纸包上的红纸片
喜欢压岁钱外的红纸条
喜欢屋柱上的红对联
喜欢冻红脸让母亲捧着
喜欢仰起额头让父亲点个红点
那是我红色的童年

父母也喜欢红色
但生产队的账本里
父亲名字是红色的
名字后面的一串数字也是红色的
“超支户”三个红字让父母年年叹息
他们每天都拼命干活
幻想着有一天能抓住夜的黑
把那账本上的红字染黑

寒窗十年
我更加喜欢红色
喜欢胸前的红领巾
喜欢操场上飘扬的红旗
喜欢作业本上老师红笔写的评语
喜欢荣誉栏里的红五星
我拥有一个红色的少年

18岁,血性男儿
虽然穿着绿军装
但我还是喜欢红色
正步、齐步、跑步
我的帽子上都有一颗五角星闪烁着
直拳、横拳、钩拳
我的领口都有两面红旗映着脸庞

步枪、手枪、机关枪
我的枪膛喷出的都是红色的火焰
前倒、后倒、跃起侧倒
我的军装上常有一朵朵血色红花
我的青春也与红色为伍

从我入伍那年起
父母也开始喜欢上红色
他们见不到我的红脸蛋
就把我红色的人伍通知书摸得滚烫
分田到户了
他们种的番薯是红心的
种的猕猴桃是红心的
卖出去的橘子是红色的
收回来人民币也是红色的
常听父母在电话里说
农村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不惑之年,我转业了
但我还是喜欢红色
城市创文我喜欢穿上红马甲
结对帮扶我喜欢去按红手印
就连唱歌也喜欢唱红歌
我的中年是红色的

现在我老了
但红色我已经喜欢了一辈子
我冥思苦想
想用一句话去表达这一生的爱
我问朝霞
也问晚霞
天地间传来了答案
红色是你的命
也是你的运啊

母亲

范丽

我们是迷失的野孩子
春天来时
喜欢在青草初生的野地上奔跑
一边奔跑一边喊她的名字
她总是微笑
像女孩害羞的样子

夏的翠绿漫开来
将整个大地淹没
她还是微笑,露出两只眼睛
却没有人发现眼眸深处的炽热
与深情
我的黄皮肤、我的黑眼珠、
我的黑头发
在蓝色的天空下
被大风缠绕成旗帜

鲜红的旗帜在秋风中扬起
稻花香、红柿子
与清晨黄昏纠缠
在村落上空燃烧,霞光万丈
她哼着民谣在千年古道上
和着马蹄声
与傍晚的山风一路飘荡

冬天越冷冬夜越漫长
我们越思念母亲
我们都是她的孩子
她的面庞、她的身躯、
她的名字
静静刻在高山雪地上
燃烧,燃烧

大山深处

汤青 摄

我的花园梦

张燕

我打小就喜欢种花种草,可与泥巴打交道的事情父母百般不愿万般阻扰。长大后远离泥巴和肥料,但田园情结还是深植心间,只要一场春雨就能发芽、拔节、抽穗!

问我什么时候爱上种花种草的,我也说不清了。依稀记得儿时爷爷从外地归来,带回一株砖红色瓦盆栽的月季,那月季与村子里的月季全然不同,高挑的个儿顶着一朵硕大的粉扑扑的花,在模糊的记忆中,那花冠有我脸庞般大。

而村子里的月季都是一大丛一大丛倚在某个墙角,开一堆一堆小花儿,颜色也不大明亮,有的花瓣被雨水打落粘在枝叶上,有的花瓣已经枯烂成深褐色,有的花瓣被调皮的孩子扯碎了撒得到处都是。

打那时起,我就想拥有一个自己的花园。说干就干,我在自家后院围墙的一个角落里开辟出一隅,在没有花卖也没

有钱花的年代,我厚着脸皮到左邻右舍院子里讨来各种各样的花草,移栽到自己的那片土地上。后来,我又拿自己的花草、种子与别人交换其他品种。几年下来,陆陆续续竟也种了不少,至少有花开有蝶来。

1996年9月,放学归家,老房子夷为平地,推翻的泥墙恰好埋了我整个花园。那一刻,我没有沉浸在盖小洋楼的欣喜中,我甚至有些埋怨自己,为什么不早早安置我的花草。家里盖起楼房,浇了水泥地,我也上了中学,忙忙碌碌中,花园似乎离我远去。有段时间成绩不佳,我还想过:这书不读罢了,去开个花店。2000年,开花店在我们那个小城镇还是稀罕事,极少见,我也不知道哪里蹦出这样的念头。

后来念了大学,读了植物学才明白,儿时村头的“月季”是如假包换的蔷薇花,花小却

繁多;爷爷养在瓦盆里的是切花月季,也就是后来很多女子钟爱的玫瑰。直到读到张爱玲的“白玫瑰与红玫瑰”,我开始期盼有人送我那粉扑扑的玫瑰花。

再后来工作、成家、养娃……买房卖房又买房,都绕不开阳台、露台,再拥挤的地方我都能倒腾出一个“花园”来,连我的教室里也开着花。

不知道有多少人如我,有浓浓的田园情结。在我看来,城市生活与田园生活是可以互补的,阳台种花便是触手可及的新田园梦。想象一下,在城市里打拼,疲惫而焦虑的自己回到小家,阳台上能有一处生机勃勃的小空间,这就是专属于自己的桃花源。

女神节,我在新买的阳台上栽下两株玫瑰,等它开出粉扑扑的硕大花朵儿,我要将那朵朵铿锵玫瑰赠予自己!



春汛

李陶 摄